

独 语 录

卷 一

一、 祷 告

1. 当很多事情在我心里翻腾 当一连好些天我孜孜探寻我的自我、我的善 以及那该摒弃的恶 总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它是我自己，还是内在或外在于我的别的某物 我尚不知道 因为它正是我要力图发现的。这时理性对我如是说：现在，假如说你已发现了一些东西，你把它托付给谁，以便再去发现其他东西呢？

奥古斯丁：当然是托付给记忆。

理性 记忆真的如此神奇 能把你思想过的一切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吗？

奥 很难 事实上不可能。

理 那这些想过的东西必须记录下来 但是既然你的身体状况不胜书写 你怎么办呢 这些东西又不能靠别人代劳，因为它们要求真正的孤独。

奥：你说对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理 祈祷健康和帮助吧 这样你就会得到它们并用来写作 你的成就会使你倍受鼓舞 最后请你用一些简要的结论总结你所发现的。你不要以赢得多少读者为念 这点笔记对你的几个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奥 这确是我该做的。

2. 上帝啊，宇宙的缔造者，我恰当地向你祈求的一切 请都赐与我 然后我要照那样行 使我配听你的话语；最后我还要乞求你予我自由。

上帝啊，那靠自己不能存在的一切，你都让它们持存。

甚至那自我毁灭的，你也不让朽坏。

你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哪一双眼不视为至美。

你不引起恶 你引起的东西 不论为至恶。

那在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寻求庇护的少数人，你向它们显明恶乃是虚无。

因为你 宇宙 —— 甚至连同它的邪恶 —— 乃是完美。

因你的命令 那至极的不和谐就如同无 因为较小的完满与更大的完满和谐一致。

每一有能力爱的事物，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热爱你。

上帝啊 万物都在你之中 然而每一造物的鄙薄都不辱没你 它们的邪恶不损伤你 它们的错误 也不蒙蔽你。

除了那些纯洁的人，你没有意欲任何人知道真。^{*}

你是真理之父，智慧之父，是最真的至上生命的父，你是幸福之父 善和美之父 是理智之光的父 是使我们醒来并启蒙我们的父 是那盟约 警示我们归向你的盟约的父。

3. 我呼求你 上帝啊 你是真理 在你靠你由你一切真实的事物才为真实，

你是智慧，在你靠你由你一切智慧才为智慧，

你是真实的至上的生命，在你靠你由你一切有生命

凡标 “*” 处 都在《订正》中被提及。

之物才有真实完满的生命，

你是幸福，在你靠你由你一切幸福才成为幸福，

你是善、是美 在你靠你由你一切善和美才成为善和美，

你是理智之光，在你靠你由你一切有理智之光的事物才有它们的理智之光。

上帝啊，你的国是不为感官所知的整个世界。

你的王国的法律也在这里颁行。

背弃你就是跌倒，朝向你才又站立，顺从你乃是立稳。

离开你是死 归向你才复活 寓居于你就是生存。

只有受蒙骗的人才丢弃你，只有未被警训的人才不去寻找你，只有洁净的人才会找到你。

放弃你就是朽坏，注意到你就是爱，看见你乃是拥有。

上帝啊，对你的信感动我们，对于你的望提升我们，对于你的爱，团结我们。

靠你我们战胜仇敌，我祈求你。

靠你我们不会完全朽坏。

你叫我们永远警醒。

靠你我们分辨善恶。

靠你我们离恶求善。

靠你我们不会为磨难征服。

靠你我们为仆为主都是相称。

靠你我们懂得那我们曾以为亲近的却是疏远，疏远的却是亲近。

靠你我们才不受缚于恶的魔力和诱惑。

靠你卑微并不贬低我们。

靠你在我们中的美好东西不受低劣自我的掌管。

靠你死亡被得胜吞灭。《《哥林多前书》,15:54)

上帝啊,你替我们剥掉非,穿上是,使我们皈依。

你使我们配被垂听。

你给了我们力量 领我们走进一切真理。

你对我们讲所有好的事情 不使我们思想失常 也不许任何人使我们这样。

你召回我们上路 领我们到门口 并允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靠你我们渴念那杯,喝下便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

你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约翰福音》,16:8)

靠你我们不会被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所动摇。

靠你我们能够斥责那些人,他们错误地认为灵魂的价值在你面前只是虚无。

靠你我们不会回到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再作奴仆。
(《《加拉太书》,4:9)

上帝啊 你洁净我们 使我们准备着 为那神圣的赏赐,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

4. 无论我说了什么 请帮助我 唯一的上帝啊 你是唯一、永恒、真实的实体 在其中没有争斗 没有无序 没有变化 没有缺乏 没有死亡 却有至上的和谐、至上的明晰、至上的持存、至上的完满和至上的生命 那里没有不足也无盈余,那里生产的和生出的乃是同一。

所有服侍的 都服侍你 所有好的灵魂 也都遵从你。

根据你的法律 斗转星移 月辉日耀。光去暗来 乃是一天 月盈月亏 乃是一月 四时更迭 乃是一年 太阳周行 乃成时代 恒星复始 乃成大时代 整个感官所及的世界就这样保持着令人惊异的稳定。

根据你的永久法律 事物的变化运动不会被搅乱 而会回复到相对的稳定。

据你的法律 灵魂的选择乃是自由 赏善惩恶依照无情且普遍的命运。

所有好事都来自你，而我们免染所有恶事，也是靠你。

高于你 外于你 没有你便无物存在。

低于你 内于你 有了你便万物存在。

你照你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他承认谁知道他自己。

听 听 听我啊 我的上帝 我的主 我的王 我的父，我的事业 我的希望 我的财富 我的荣耀 我的家园 我的故土 我的拯救 我的光 我的生命。

听 听 听我啊 以你被极少数人深知的方式。

5. 现在我专一爱你，专一跟从你，专一寻求你 准备着专一服侍你 因为独你有公义的统治 我渴望着由你掌管。

我祈求你的命令 但是请治愈、开通我的耳朵 以便我能聆听你的话语。

治愈、开启我的眼睛以便我察觉你的意愿。

除去我的糊涂 以便我知道你。

告诉我朝向哪里才能看见你，我多希望我就要行你命令我的一切。

看顾你的浪子吧 我恳求你 主啊 最仁慈的父 我已

经被惩罚够了。我服侍你踩在脚下的仇敌已经够久 我作为欺骗的玩偶已经够久 在我逃离他们的时刻 请接纳你的仆人吧，当我逃离你时他们只把我当作陌路人。

我认识到我必须归向你。让你的门在我叩叫时打开吧 教导我怎样来到你跟前 除此我别无所愿。那飞逝的可朽坏的该被抛弃 确定的永恒的当被追求 除此我别无所知。我这样作 主啊 因为这就是所有我知的 但是如何到达你跟前 我却不知道。请你激励我 昭示我 在我奔向你的路上扶助我。

如果正是凭信仰 求救于你的人找到了你 赐予我信仰吧 如果是通过德行 赐予我德行吧 如果是靠知识 赐予我知识吧。请赐予我更多的信、望、爱吧。

噢，你的善是多么奇妙非凡！

6. 我恳求你，我再一次向你乞求那恳求你的正当方法。如果你抛弃我们 我们定会失落 但你不会抛弃我们，因为你是至上的善 正当地寻求就会完整地找到 而事实上每一个正当寻求你的人 你已经使他们正当寻找。许我寻求你 我的父 救我出错误 让我寻求你时唯独发现你，我恳求你。如果我心存虚妄 请你洁净我 让我能仰望你。

至于我这凡夫之体的健康，因为我不知道它对我或我所爱的人的用处 所以我把它交托给你 最智慧最好的父啊，我为我的身体祈祷，以便我能够随时领受你的指引。让我整个地皈依你，让我赴往你的途中不受任何阻拦 这就是我向你——最仁慈的主所祈求的一切。在我驱劳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乞求你的控制，以便我成为纯洁、慷慨、公义和审慎的 成为你的智慧的完美的钟情者和知道者 以便我配享你寓居的地方 能实际上居住在你最神

圣的王国。阿们。阿们。

二、我们的爱的对象

7. 奥 我祷告过了。

理 现在你想知道什么？

奥 我祈祷的一切事情。

理：请简单地总结一下。

奥：我渴望知道上帝和灵魂。

理：再没有别的了吗？

奥 绝对没有了。

理 那让我们开始寻找它们。首先请说明 如果对你说明上帝 要怎样你才能说 噢 足够了。

奥 我不知道如何对我说明上帝我才能说足够了 因为我不认为我知道任何东西，像我所想的知道上帝一样。

理 那我们怎么办呢 难道你不认为首先该知道怎样才算是拥有关于上帝的足够知识，以便当你达到上帝时不会继续寻找了？

奥：我正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想不出怎样得到这知识。因为我东西哪有像上帝的 以至我能说我想就像知道它一样地知道上帝？

理 你还不知道上帝 怎么就说你知道任何东西都不像上帝？

奥 因为如果我知道任何东西像上帝 无疑我就会爱它 但是到现在为止 除了爱上帝和灵魂 我还没有爱任何东西，但这两者我都不知道。

理：那么难道你不爱朋友吗？

奥 既然我爱灵魂 怎么会不爱他们？

理：你也同样爱跳蚤和昆虫吗？

奥：我只是说我爱灵魂（*anima*），不是动物（*animalia*）。

理：那么或者人不是你的朋友，或者你不爱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动物，但你说你不爱动物。

奥：他们是人，而我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动物，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我是说因为他们是有理性的灵魂。我爱这理性灵魂，即便它在盗贼身上，因为我可以爱每个人都拥有的理性，即便他利用它作恶时我正当的恨他。因此我爱我的朋友们，他们越好地利用理性灵魂，或至少渴望用好，我便越爱他们。

三、关于上帝的知识

8. 理：我同意你。不过如果有人对你说：“我要使你知
道上帝就像你知道阿利比乌斯”^①，你难道不会很感激并
说那足够了么？

奥：我肯定很感激，但我不会说那足够了。

理：请告诉我为什么。

奥：我很感激是因为我还没有像知道阿利比乌斯一
样知道上帝，但是我并不足够知道阿利比乌斯呢。

理：谨慎点，以免你想足够地知道上帝实为卤莽——
既然你不够地知道阿利比乌斯。

^① 阿利比乌斯（*Alipius*）奥古斯丁之友。《忏悔录》卷六第七章中说：“阿利比乌斯是我的同乡，他出身是城中望族，年龄比我小。我在本乡和迦太基教书时，阿利比乌斯从我受业。他见我待他好，又认为我有学问，非常敬爱我。我见他年纪虽轻，却具有杰出的天赋德性，所以也喜爱他。”见中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100 页）。

奥 我看并不就是这样。你想比起星星来 什么是比我的晚餐更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明晚吃什么 却能毫不自夸地断言明天月亮将以什么情形出现。

理 那么 你像知道月亮将怎样运行一样知道上帝就是足够了吗？

奥 不够。因为前者是靠感官经验到的 然而我并不知道，是否上帝或其他未知的自然原因会突然改变月亮的运行，倘若那发生了，那么我本以为当然的就是错了。

理：你相信那会发生吗？

奥 我不相信 不过我现在是在寻找我要知道的 而不是我要相信的。每一件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或许也可以正确地说是相信，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

理 既然这样 你要拒斥所有感官的证据吗？

奥 是的 我肯定。

理 那至于你的朋友 你说你还不知道他呢 你是想用感官还是用理智知道他？

奥 他那些我凭感官知道的（如果能凭感官知道）本来无关宏旨 我也足够地知道了 但是 那部分他凭借着成为我朋友的东西 也就是灵魂 我想用理智知道。

理：难道别无其他方式了吗？

奥 别无其他方式。

理 那么你敢说你的这个朋友 这亲密同志 是你不知道的吗？

奥：怎么不敢？因为我承认友情的法律是最公正的，它命令一个人爱朋友 不多不少于他爱自己 因此 既然我不知道我自己 我说我不知道一个朋友 这怎么会使他

感到丢脸呢？特别是如我所信当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时。

理：因此，如果你渴望知道的这些事情属于理智掌握的一类，当我说鉴于你不知道阿利比乌斯，你渴望知道上帝乃是卤莽时，你就不应该引用晚餐和月亮的例子（如果你像你说的这些东西属于感觉）。

四、确实的知识

9. 理 不过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 请回答这问题：如果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关于上帝说的那些东西是真的，那么你像他们知道上帝一样地知道上帝就足够了吗？

奥 他们说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知道它们。因为许多人长篇大论一些东西 却并不知道它们 正如我自己说渴望知道我祈祷的所有那些东西 假如说我已知道它们 我就不会渴望了 但是我不能够谈论它们吗 事实上我谈了 不是那些通过理智把握的东西 而是通过各种渠道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也就是我尽可能相信的东西。至于说“知道”却要另当别论。

理：请告诉我，你至少知道几何上讲的线是什么吧。

奥 我清楚地知道。

理：你这样说不怕学园派的反驳吗？

奥：一点不怕。因为他们不想智者犯错误，但我不是智慧的 因此我不怕说对知道的东西我有知识。不过如果我如愿达到了智慧，我会做智慧教我做的。

理 我不否认 不过现在我要问 对于他们叫作球体的球，你像知道一条线一样地知道吗？

奥 我知道。

理：你是同等地知道两者，还是一个多点一个少点呢？

奥：自然是同等地，因为对于两者我都不会搞错。

理：但是对这些东西，你是靠感官还是靠理智领会的？

奥：至于这，我宁愿把感官比作一条船。它把我载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就在那丢弃它，而我现在再来思考这些东西，正如同已在旱地上安顿下来，还长时间地有点步子不稳的感觉。尽管感官在开始时有点帮助，一个人要靠感官领会数学，却甚至比在旱地上航行更难。

理：那么，如果你在这些东西上有了些学识，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作知识吗？

奥：是的，如果斯多亚派允许的话，他们是只把知识归给智慧者的。我不否认我有对这些他们甚至归给愚人的东西的理解，但我并不因此害怕。所有你问的东西，我都靠知识来把握。但是请继续吧，我想知道你这些问题要走向哪里。

理：不要急，我们还是悠着点。请仔细听，免得不要思索得出结论。我正力图使你欣喜于绝不用担心会弄颠倒的东西呢，你还要催我快点，好像这是件不很重要的事吗？

奥：愿上帝赐予你这样说的权力。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吧，如果我再这样，你更严厉地制止我好了。

10. 理：你认为很明显一条线绝不可能分成纵长的两段吗？

奥：很明显。

理：横向的呢？

奥 除了能被无限地分割 还能怎样呢？

理 至于一个球体 同样清楚 在球心的任何一边不可能有两个相等的圆圈吗？

奥 同样清楚。

理 线和球 你认为它们是相同的 还是有什么差别？

奥 谁不知道它们差别很大？

理 但是如果你同等地知道它们 而如你所承认的它们又差别很大，那就是说存在着不同东西的并无差别知识？

奥 谁曾否认这点？

理 你，一会儿前 当我问你渴望以什么方式知道上帝便是足够 你回答说没法说 因为对任何东西的领会都不像你所希望的对上帝的领会，你说这是因为无物像上帝。那么 线和球是一样的吗？

奥 谁会那样说？

理 我们没有探讨你知道什么像上帝 而是在探讨你像所期望知道上帝一样地知道些什么。现在你像知道球体一样地知道线 尽管线不同于球体 因此 请告诉我 像你知道这几何球体一样地知道上帝 也就是说 像你毫不怀疑它一样毫不怀疑上帝，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吗？

五、对不同事物的相同或同等知识

11. 奥 不管你的劝说和证明多么有力 我还是不敢说我欲像知道这些东西一样地知道上帝，因为在我看来二者不仅对象不同 知识本身也不同。首先 线和球没有这么大的不同 它们的知识包括在一个学科分支中 但却没有一个几何学家宣称他教授关于上帝的知识。其次 如

果关于上帝的知识和这些东西的知识是一样的,我知道它们后感到的欣喜,就会与所期望的在上帝的知识中获得的一样。但是,与此相反,与上帝比起来,我把它看得如此之低,有时甚至觉得如果我曾知道上帝,曾以他可以被看见的方式看到他,所有这些东西便不在我考虑之列。甚至这会儿,因为我对上帝的热爱,它们也几乎进入不了我的心灵。

理 知道上帝是应该比知道这些东西欣喜得多,但是差异在于所知的事物,而不在于知道它们的方式。除了偶尔之外,你总是以一种视觉凝视大地而以另一种视觉凝视宁静的天空。即便后者的印象比前者更迷人。但是,除非眼睛受骗了,我相信若问你是否像看到天空一样确实地看到大地,你会回答正是一样确实。尽管天空的美丽壮观比大地更使你出神。

奥 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对比使我感动。我倾向于认为理论上真实确定的证据之有别于上帝可领悟的高贵,恰如地之有别于天。

六、灵魂的官能,通过它上帝被知

12. 理 你这样被感动,这很好。因为正同你说话的理性决心让上帝为你的心灵所知,恰如太阳现于眼睛。灵魂的感觉恰如心灵自己的眼睛。进一步说,那些在理论知识中最确实的东西就像在太阳照耀下可被看见的事物,比如大地和所有世俗的事物——但是正是上帝自身给了这光照。然而,我理性在心灵中的作用正如眼睛中看之行动。有眼不就是看,有看不就是看见。因此灵魂需要三个不同的东西,即能恰当使用的眼、看和看见。在心灵除去

肉体的每一点玷污的时候，即是说，当涤除掉对世俗事物的渴望的时候，它就像健康的眼睛，而要达到这洁净，首先只能靠“信”。假如心灵不健康，被邪恶玷污，事物便不能向它显现（因为除非是健康的，它不能看见），而它也不会顾虑到自己的健康，除非它相信，否则便不能看见。但是如果它确实这样相信，而且如果能看，它就会看，然而对却绝了治愈的希望，难道它不会自暴自弃并拒绝医生的命令吗？

奥：肯定会这样，特别是因为生病的人总是不免觉得这些命令太严厉。

理：因此，除了信，还得加上“望”。

奥：我相信是这样。

理：但是假如心灵相信所有这些，也希望能被治愈，然而它不热爱也不渴望那应许的启蒙，而且断定自己应满足于目前的黑暗——长期习惯甚至生长起了快乐——它不也一样会拒绝医生吗？

奥：当然会的。

理：因此，第三必需“爱”。

奥：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如此必需。

理：这就是说，没有这三者，灵魂不能被治愈，它不能看见，也就是，不能知道它的上帝。

13. 一旦它有了健康的眼睛，它还需要什么呢？

奥：它得凝视对象。

理：理性是灵魂的凝视，但是既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凝视对象的人都看见，我们可以把正确的、完满的，由形象跟随着的凝视称作美德，因为美德是正确的完满的理性。即使有健康的双眼，凝视自身并不能使它们朝向光，

除非这三者持存，也就是：通过信，它相信被凝视的事物具有如此本性，被看见便引起愉悦；通过望，它相信只要专心凝视就会看见；通过爱，它渴望看见和享有。说得详细一点，随凝视而至的正是上帝的形象，而上帝正是我们凝视的最终目的，不是因为到此凝视不再存在了，而是因为它顺着努力的方向无可进展了，理性达到它的目的，这是真正完满的美德，随之而来的将是有福的生命。然而，这形象本身就是在灵魂中的理解，它由理解者和被理解者所产生——就像在眼睛中 那叫‘视像’的东西 既包括感觉，又包括感觉到的东西，除去任何一个，便什么也没看见。

七、需要信、望、爱

14. 因此 当灵魂能成功地看 即知道上帝时 让我们看看这三者是否还必需。既然它看见，为什么还需要信？既然它已拥有，为什么还需要望？但是至于爱，此时则非但毫无减损，而且大有增加，因为当灵魂已看到那唯一的真实的美，便愈发热爱，而且，除非它用超越之爱紧缚住眼，除非它从不放弃凝视，它将不能在那最神圣的形象下继续存在。但是 即使灵魂能最完全地看 即知道上帝 只要灵魂在这肉体中，而既然肉体的感官也利用它们的功能 那么 即使它们不能欺骗人 也有能力引人走入迷途，所以 我们仍然是靠着那叫做‘信’的抵制它们 且相信别的更真实的东西。同样地，既然灵魂在此生因很多肉体的苦难受折磨（即使它在对上帝的知识中已经是幸福的*）它需要希望所有这些磨难死后不再持续 因此 望是不离灵魂的，只要灵魂尚在此生。此生之后，当灵魂把